其中，那世所罕见的祥瑞事例，更是只与极为核心的少数人谈及，一方面是担心此种事例会颠覆考古研究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更担心少数别有用心之人因此萌生邪念。自从郝嘉从楚学院顶楼孤孤单单地飞翔而去，曾本之突然闭口不再谈及这些，非要说明曾侯乙尊盘至高无上地位的原因，也只说纯粹是因为其无法仿制。

如此重器中的重器、国宝中的国宝，一九七八年在随州擂鼓墩出土，几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想以对它的完整仿制，来实现个人在考古学界的梦想。到头来，无一不是青铜如旧、梦想如旧，那些心怀侥幸者，试着仿制的或尊或盘，破烂得连垃圾都不如。

多年前，曾本之在青铜重器学界，石破天惊地指出，曾侯乙尊盘是用失蜡法工艺制造的。曾本之还通过一系列相关研究证明，最早使用失蜡法制造青铜重器的人是楚庄王的儿子楚共王，为中国青铜史写下了全新的一页。

用失蜡法（也被称为熔模法）铸造青铜重器，从难度上讲，也不是高不可攀。如果想做一条龙或者一只凤，先用蜂蜡做成龙或凤的模型，再用别的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并敷成外范。然后加热烘烤，让蜡模熔化后自然流失，待龙或凤的模型变成空壳了，再往里面浇灌青铜溶液，一条龙或者一只凤就铸成了。因为蜂蜡柔韧，可以做出任何形状，曾侯乙尊盘上那些玲珑剔透、像蚕丝一样多层透空蟠虺纹饰附件的模型完全可以做出来。然而，从一开始曾本之就对自己的理论作了补充说明，不要设想从殷商到楚共王，古人用了一两千年才造出唯一的曾侯乙尊盘，今人会像复制曾侯乙编钟那样，只要几年时间就可以再现青铜重器鼎盛时期的辉煌。

蟠虺



○ 刘醒龙　（连载26）

曾本之的警告是有道理的，比如泥芯用什么材料，外范又用什么材料，泥芯与外范材料中的含水比例，青铜熔液的温度，浇铸青铜熔液的速度等等，还有其他一切与青铜铸造相关的工艺，只要有一项不正确，尊盘上面那些只有几毫米粗细却密密麻麻弯曲得让人眼花缭乱的透空蟠虺纹饰，就会变形走样。只要有一粒米大小的变形走样就是失败，而在如此精密如此复杂的曾侯乙尊盘上，太容易发生此种失误了。况且，从曾侯乙尊盘出土至今，那些透空的蟠虺龙纹，到底是一千条，还是几千条，连曾本之自己都没有弄清楚，谈何百分之百仿制。

无论如何，作为青铜重器研究的关键成果，曾本之就是失蜡法，失蜡法就是曾本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让马跃之没想到的是，曾本之暗中拉他来参加的宁波会议，居然会聚了国内几位对失蜡法强烈质疑的青年学者。他一看到会议手册上那几个人的简介，虽然没有跳起来，心里却着实揪了一下。

其中一位叫易品梅的女子，学术简介唯一提到的论文标题赫然写着《论青铜时代中国并无失蜡法兼与曾本之先生商榷》。易品梅这篇从根本上否定失蜡法的论文，前几年就公开发表了。

马跃之了解得比较晚，并非仅仅是因为自己不在研究青铜重器的行列，还在于楚学院资料室订阅的各种专业报刊，必须由当院长的郑雄一一过目才能上架借阅。凡是刊载有反对失蜡法或者对失蜡法表示质疑文章的报纸或者杂志，都被郑雄先行借走，用不再归还的方法拦截下来。至于一些专业会议与活动，要么由郑雄陪着曾本之参加，要么是郑雄独自参加。郑雄调任文化厅副厅长之后，对楚学院的日常事务有些鞭长莫及，马跃之才从新来的报刊中了解到，被奉为青铜重器之神的曾本之，其不败金身已经被雾霾所笼罩。

会议进行到中途，情况似乎有了变化。

众星捧月般围在曾本之身边的人少了许多，特别是那些与曾本之的名望差不多的人，无一例外地疏远了，开会时不得不坐在一起时，也没有人与他交头接耳了。曾本之很快从易品梅那里得到消息，那些人是听说曾本之要申报院士，并且有可能当选为院士，才故意疏远他的。易品梅没有因为质疑失蜡法而反对曾本之申报院士，相反，她觉得不能因为在失蜡法的问题上存疑，而否定曾本之在青铜重器领域的卓越贡献。

紧接着，马跃之也听到有几个人在一起说怪话：凡是生不出如花似玉的女儿，找不到精明强干的女婿的人，就不要入青铜重器这一行。马跃之就与曾本之说，自己马上回武汉，换郑雄来参加这个会，郑雄一来，就会将这股邪气镇压下去。

曾本之不同意，还反问马跃之："我这样子像不像院士？"

马跃之想了半天才回答："一半像，一半不像。"

曾本之又问："哪一半像，哪一半不像？"

马跃之说："上半身像，下半身不像。"

曾本之说："你说的不是院士，而是太监！"

对于自己说过的话，二人都是一笑了之。

会议的最后两天安排参观。头一天去奉化参观蒋介石故居。

那位写论文与曾本之商榷的易品梅，一直跟着曾本之，一有机会就请教有关失蜡法的一些问题，说当初写那篇论文时，有些匆忙，经过这几年的深入研究，才认识到否定一种东西，要比肯定某种东西来得容易。

曾本之要易品梅不妨再坚持一段，说不定又会峰回路转。

曾本之没有直接说明，要对方按照自己论文所推论，用范铸、热加工和焊接等办法来复制曾侯乙尊盘，只是婉转地提醒易品梅，可以向有关方面申请专项经费，用自己认可的方法，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马跃之在旁边听着，心里觉得奇怪，若不是自己太了解曾本之，一定会将这些说法当成极度虚伪。

（未完待续）

星空与半裸树



○ 陈彦　（连载104）

他极力保持克制地说："我想见见安妮。"

"我说了，她跟姥姥、姥爷回老家了。"

"那你昨晚在哪里？"他到底还是忍不住要问。

"你管呢。"

"我咋不能管了？"

"早干啥去了？"

"我工作忙，一有空也就来县城了。你咋回事？"他有点语无伦次。

"好意思了，来县城也是跟踪盯梢吧。"

"我跟踪盯梢谁了？"

"你的同学温存罐哪！还盯梢谁我就不知道了。盯了也白盯。你一辈子就干了些没名堂的事！好了好了，不跟你争了。我说了，咱们好说好散，我啥也不要你的，娃也不需要你半分钱的抚养费，还不行吗？"

"凭啥？"他的调门突然升高起来。

她看见不少人都在朝这边瞅，并且还有凑近看热闹的，就想快速撤离。他偏是追着不放，她就只好先把他带回家里了。

安妮和她姥姥、姥爷果然不在。

她昨晚也显然没有回家。

他就继续追问："你昨晚去哪了？"

"在家里，咋了？"

"放屁！"他终于爆出粗口来。

"你把我当温存罐是吧？没在家咋了？我偷人养汉去了，咋了？"

杨艳梅昨晚跟他分手后，的确去了储有良的住处。之所以没在这个家欢度中秋之夜，也是怕安北斗来闹事。

当下气得他再也说不出话来，手直发抖地："你……你……真不要脸！"他觉得这话有点严重，说完还有点后悔。

谁知她全然一副破罐子破摔的神情："我就不要脸了，咋？你既然说放屁，那就全当一个屁，把我放了算了。求求你了！要不要我给你跪下？"说着她还真跪下了。

他一下傻了眼。

看来一切全是真的了。

女人这一闹，反倒让他没了主意。憋了半天，他问："你真连娃的脸也不顾了？她可是个女孩子呀！"

"我就是为了顾她的脸，才想跟你算了。你想想，娃跟着你……能有啥前程？"

他彻底跌坐在沙发上，半天才扶起身子说："好……好……既然你们都是这想法了，那好，我给娃前程，给你前程……"

都走到门口了，他又回转身说："杨艳梅，你记着，我不会饶过储有良的。他是县团级干部，我非让他一败涂地不可！"

她大喊起来："与人家有啥关系？你抓住人家啥把柄了？要是，也是我狐狸精，死缠着人家好不。人家早离婚了，是单身，你能把人家咋？"

"他破坏别人家庭！"

"这家庭早该破裂了。你就应该跟星星月亮结婚，跟温存罐搞同性恋去，还配谈婚姻、家庭！"

这些话每一句都戳在了他的心尖上。而每句话里都透着她的决绝，甚至隐含着某种已久的蓄谋。除了感到耻辱外，还有遭人耍弄的恼羞成怒深含其中。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好谈了，就扬言："我找储有良这个狗杂种去！他得在县政府的院子里给我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这时，杨艳梅反倒冷静下来了："人家回省城了，你找谁去？我老实告诉你，好说好散。这事与人家无关。你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家破坏了你的家庭。我们就是过到头了，这不是封建社会，没感情了还捆绑一辈子不成？我再说一遍，好说好散！你不好缠，我杨艳梅也不是省油的灯。你就看着办！"说完，她还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直闪直摇晃。气得他都想上去把那两条上过别人床的腿剁了。但他到底还是没有找刀，也没有剁腿，他努力抑制住即将冲向炸点的暴怒，有点懵懵懂懂、方向难辨地出来了。

他感到一个县城，不，是全县人都拿着绿帽子，在向他挥手致意。他到底还是去了县政府，不过没有闹，只是在门房打听储有良在不在。门房也果然说："储县长早上八点多就回省城过节去了。"这哈货，昨晚中秋节过美了，今天还回去过的哪门子节。据说这家伙一回去就是好些天。他就无可奈何地又回了北斗镇。

回到镇上，南归雁先问怎么不多住几天，他没搭腔。南又问咋不把艳梅和女儿带回来看看爷爷奶奶呢，他还是没吭声。只是窝进房里，狠劲把观测仪器用铁锤砸了，再不想看星空了。然后倒头睡了两天一夜。是南归雁让镇北漠撬开窗户，才把他弄出来的。弄出来还是死不说话。镇上大概也不是南归雁一个人知道这事。今天这个上县开会，明天那个出差的，大概早都在私底下传疯了，只是都回避着他而已。连镇北漠这小子，都是话里有话地说："安哥，想透了那倒是个锤子事，气坏了身子不值得。"他看自己在镇上也没脸待，就请假回北斗村去了。

（未完待续）

耶路撒冷



○ 徐则臣　（连载96）

这些年，它介于良性与恶性之间，历经虔信、荣耀、质疑、向往、腹诽、诅咒、维护等反反复复的诸多阶段。别人羡慕了他们就自己怀疑；别人怀疑了，他们又人为地确信，坚定地维护一个"北京"的神话。真相是什么？杨杰一直很想弄清楚，但站在民政局门口，他忽然发现了真相的无意义。或者说，假如必须找一个真相，那真相是现在这个：他娶了一个北京姑娘，将长远地待在北京，代替母亲成为一个真正的北京人。

三十多年，谁都无法知道李老师内心里是否曾翻江倒海，但她的确是貌似怡然地生活在鹤顶。她和杨千里的婚姻圆满，不离不弃，没有像淮海另外四对知青与当地人的婚姻，到头来全是悲剧。知青大规模返城后，那四个成家的知青，男知青要走，女知青也要走，终至劳燕分飞，半城半乡的孩子都成了单亲的半个孤儿。而李老师留下来了，始终是杨千里的老婆、他和弟弟杨泽的妈妈。杨杰对着电话说："妈，不管是什么，都值。"他决定，从此将"北京"放到一边。

李老师问崔晓萱和点点北京的事情。北京的所有事情。作为一个前北京人，李老师有权知道北京任何角落里的消息，包括中南海的。杨千里在布置饭桌，大煮干丝最先上桌，接下来是生敲鳝丝（鳝鱼是野生的，从没吃过避孕药。听说北京菜市场卖的鳝鱼都是人工养殖的，为了让它们吹气一般飞速增长，饲料里拌了避孕药）、砂锅豆腐、竹叶蒸鸡、酒风猪肝、金丝瓜卷、腊肠炒青蒜、白烧四宝、清蒸白大雁（白大雁这种鱼必须再提一次，因为只有运河里才有，而运河里只有花街至鹤顶这一段水中才有）。多年来，杨千里出入厨房，早已经练就了县城四星级酒店里大师傅的手艺。杨杰在看报纸，崔晓萱从北京带过来的一份过期的《京华晚报》，上面有初平阳半个月前写的专栏《我看见的脸》。

上午，崔晓萱在幼儿园门口等点点下课，为打发时间，到路边的报刊亭买了份报纸。随便什么报都行，只要能看。老板就给了她这一份。看到平阳的专栏才发现过期了。要在平常，崔晓萱会把报纸直接砸到老板脸上，再把一块钱讨回来——没这么做事的，报纸卖半个月前的。看在平阳专栏的面子上，她忍了，正好带回去给平阳看。她喜欢他写的那十五张脸。她让杨杰看，她觉得杨杰的脸在花街上很不好看。谁都藏不住自己的表情。她知道当时自己的脸也不好看，所以更要让杨杰看那专栏。

"看看这些脸。"她说，"后悔在花街上没给你面镜子。"

看完报纸，杨杰站到洗手间的镜子前。初平阳若是拿镜子里的这张脸下手，这第十六张脸会是什么样子？一张疲惫的、略显浮肿的、标准的中年男人的脸？眼角开始松弛，眼袋逐渐扩大、下坠，双眼皮的眼睛也有了强烈的三角倾向；眉毛没过去密实，但有一根算一根，根根粗壮，眉梢有几根异军突起，长度是同伴的两倍，这是传说中的长寿眉吗？吃素之后，脸上的横肉平息了，颧骨耸立出来；即便排除脸上分泌出来的油光，皮肤也显见地变厚了，而且右脸的比左脸的厚。根据崔晓萱渊博的美容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没事乱挤的恶果。杨杰有这毛病，焦虑和不焦虑的时候都爱对脸皮动手，把脸皮重叠、对折、挤压，直到感觉了疼，再继续挤。没准就是为了疼才挤，那种疼让他清醒，仿佛在潜意识里提醒他，你是谁。

鼻子不高，但也没那么低，幸亏在酒糟鼻出现之前就慢慢戒酒了。听说商人最显著的特征是鼻子，这辈子你能挣多少钱、能做到哪一步，全长在鼻子上。杨杰看不出现在的鼻子和他穷困潦倒的时候有什么区别。难道这征兆是长在鼻孔里，非得耳鼻喉科医生拿着专业的小钳子撑开来才能看到？他的嘴，就算初平阳站在他面前，恐怕也找不到下笔的地方。如果说它有什么特色，那它唯一的特色就是没特色：实在太中规中距了。父亲嘴唇厚实，一看就是个老实人；母亲有一道天然优美的唇线。作为儿子，说母亲的嘴唇性感可能不太合适，但确实很好看，李老师一生不曾涂唇膏，但头一次见到她的人都会误以为她提前在嘴唇上下了一番功夫；如此说来，在遗传的时候，嘴唇这一块完全被父母给忘了。恋爱时，和崔晓萱接过漫长的吻之后，崔晓萱经常会捧着他的脸端详他的嘴唇，咂摸几下嘴疑惑地说，刚才我是亲你这地方的吗？现在，嘴唇四周长满胡子，一天不刮就像一座废墟。废墟打开时，一口牙露出来。谢天谢地，这口牙在戒烟之后，经过牙科医生多次耐心的超声波震荡和抛光，目前看上去还比较健康，遗憾的是他不喜欢见人就笑，否则这口整齐的白牙，足以证明他已经不是一个阴郁的男人了。随着吃素的习惯进一步养成，下巴变尖了。这是好事，几乎所有圆下巴、双下巴乃至三下巴的中年男人都面露庸俗之相，下巴保留了他的一点清雅高洁之气。崔晓萱说，得感谢这个下巴，否则两口子一起出门，她都没法跟朋友解释，堂堂一个艺术家怎么找了这么个俗物。

目光上移，因为脖子除了皮肉稍显松弛、喉结相对突出外，没有大的毛病。这是年龄和万有引力的结果，潘安、吕布和领导人都逃脱不了。头发！头顶是片悲哀之地。额前的美人尖不见了，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发际线开始悄悄地撤退，一种缓慢的、习焉不察的溃败。有一天早上起床后，他一边想当天的工作安排一边梳头，总觉得右手有点别扭，盯着镜子看了半天，终于在重复的动作里看出了玄机：他的动作如此审慎和轻柔，过去梳头一向大刀阔斧，三下五除二。现在三下五除二的只能是拿梳子和放梳子的时候，落到脑袋上突然变得惠风和畅、步步惊心。美人尖不见了，发际线乱了队形，他左手揪了一下头发，一小撮黑色的丝线滑过镜子，捻开来看，还有两根是白的。

现在白头发开始成几何级数增长。岁月留痕，一个中年男人纠结地站在卫生间里的镜子前。长久地站在镜子前不是因为他自恋，而是因为震惊，好像突然看见了一个新的自己。

杨杰想，放松。他对着镜子让自己放松。这张脸力求风平浪静。但他知道，这张脸里其实藏了不少小秘密。三十五年来，他虚荣过、功利过、虚伪过、算计过，甚至恶心过，他也辛苦过、煎熬过、焦虑过、绝望过、坚忍过。

（未完待续）